

# “我的家乡，我的年”春节特别系列受关注 全球华人同享“精神年夜饭”

王栋

2015年春节期间，海外网联合全球华文新媒体推出“我的家乡，我的年”春节策划，通过微信、微博、社区和邮箱等多种方式，向全球华人征集属于自己的过年故事。

活动开始以来，各界热烈响应，海外网各个端口均收到大量读者来稿。截至2月24日，海外网PC端专题共刊发稿件128篇，其中海外来稿占1/3。除网友自发投稿外，海外华文新媒体共向海外网推荐优秀稿件20余篇，并积极转发海外网发布稿件，在海外华人群体中产生极大反响。在这些稿件中，有的饱含了海外游子对家乡的怀念，有的流露出对回到故乡的兴奋；既有对家乡美食的热情推介，又有对儿时年味的美丽追忆。

对于身在异国的海外华人而言，春节更思乡情浓，他们纷纷写下内心独白。一篇《团聚一起就是过年的味道》，用简单平实的语言，描写出留学生们的春节感受。“第一次离家那么远，第一次感到孤独的恐惧。”每逢佳节倍思亲”讲的一点没错，早上早早起床就守在电脑旁边等着和家人视频，看着爸爸、妈妈、奶奶、哥哥、姐姐每个人和我聊天，心中的思念就更加泛滥了，当时就恨不得自己马上买张机票回到他们身边。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次挂断视频后就打开MSN，开始写随想，边写边哭，然后一整天心情都会很不好。”

有不少外国友人难以理解，为何中国人在春节这一天，会不顾一切回家。或许，这一切都源自亲人的期盼，源自故乡的召唤，更是中国人内心对团圆的期

盼。就如《有一种旅行叫回家》一文所言，“一张张火车票记录了我成长的印迹。我从最开始像出笼的小鸟一般兴奋，变成了断肠人在天涯的思家愁绪，每当夜幕来临，习惯了想家，离家在外，身处的城市灯火辉煌，却终究找不到家的温暖，妈妈的唠叨爸爸的苛责竟成了耳边最想念的声音。当我离开他们在外拼搏的时候才感悟到这些曾经让我厌烦的声音却原来是我踏实的依赖。无论我一个人在外遇到怎样的波折与委屈，想到家，就重新有了勇气和力量奋力前行。”

另外，海外网官方微博发起“我的家乡，我的年”话题，刊发稿件40余篇，累计阅读量超过80万，包括转发、评论近千次。网友纷纷拿起手机拍下“我家的年夜饭”，与全球华人一起分享过节的传统美食，一起品尝家乡的味道。

网友@彼得·彼得洛维奇用一组跨越30年的年夜饭对比引发网友的共鸣。有网友评论称，“短短30年，年夜饭的变迁见证了中国人生活状况的巨大变化！年夜饭吃什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那份亲情和对未来的期盼。”但也有网友表示，“人们的生活水平虽然在提高，物质已经极大丰富，过年已经不像小时候那样令人期待，这是时代的进步，但很难让人高兴。”一场对年夜饭意义的讨论正在开展。

唐人街社区在首页置顶主题帖，大批网友前来“盖楼”，引起一场“家乡年味是否在变淡”的大讨论。网友@勿忘初心认为，这样的活动能够引起现代



老人将羊年图案的剪纸贴在窗上庆祝新年到来。徐政摄

人的深省，开始让自己寻找家乡正在消失的年味，唤醒心底最纯真的故乡情。

本次活动，海外网联合近20家海外华文新媒体，运用多方式、多维度传播方式，有效覆盖了全球各大华人聚居地。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海内外网编辑为海外游子奉上了一顿丰盛的“精神年夜饭”。正如@Crystal努力生活ING所言，“对于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来说，这些故事无异于是一种召唤、一种寄托。希望人民日报海外网多分享一些温情的故事，让全球华人同享同一个新年，同一种快乐！”

(作者系海外网编辑)

## 与百岁老妈吃年夜饭

郭平德

赣中乡下过年，过年的年味很浓。到了腊月，家家都在准备过年吃的。蒸糯米饭自做米酒，糯米是糙米，蒸糯米饭满屋都香，传说村里明朝时出了个清正廉洁的外交官郭汝霖，过年闻到家里蒸酒香问娘：是什么香？娘脱口而出：是你骨头香，后来儿子考中进士做了京官，骨头真的香了。蒸糯米一是做米酒，二是做冻米糖。年三十宰一头年猪，宰一只大阉鸡，炸饼，做年糕，炒花生、薯片，贴春联。烧两碗红烧肉，香喷喷的，全鸡煮熟了插上筷子敬祖宗，盘上泡熟的大菜作长菜(财)，然后再盘白沾鸡，说是吃了鸡笑嘻嘻，烧条红鲤鱼，象征年年有余。

2015年的年夜饭，准备得比往年丰盛。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媳妇及孙女去妻子的娘家一起过年。我的丈母娘2015年春节正好一百岁，大家在一起过年更热闹。老婆的娘家就在县城，她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也都住县城，所以，大家过来一起过大年。

我们之中最年长的就是我的丈母娘。她穿着红花棉袄，坐在上首。在赣中永丰县城，像岳母这样上百岁的老人并不多，古往今来，屈指可数的也就六、七个。岳母大人应该算是第七个百岁老人了。我们众星捧月，把她当“老佛爷”般供奉着，哄着她开心。她没牙齿，真可说是老掉牙，三餐以吃稀饭为主，烧得很烂的红烧肉喜欢吃，其次就是肉丸。她平时一般不上桌吃饭。今儿个是过大年，吃年夜饭，大团圆，把她请上桌，照张一家人吃年夜饭的全家福。大孙子2014年刚结婚，百岁寿星盼她百岁的时候抱上孙子，实现四世同堂的梦。所以，她最喜欢大家讲吉利的话：羊年大吉大利，合家团圆，喜气洋洋，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三个外甥女外甥女婿的儿子，是有了外孙了，实际已经实现四世同堂。大家伙儿多么乐和，纷纷借喜庆新年，庆贺婆婆外祖母健康长寿，提前为她老人家祝寿。

两个小舅子和三个外甥女婿最能喝酒，喝家乡的老冬酒，也是糯米做的，米酒最养人，喝了几天碗，尽兴了。老寿星劝他们别喝醉，下次再喝。儿子说：妈放心，我们会把握好，今儿个是过大年，兴奋！

(作者系江西省永丰县人士)

生态体系，在提供更多支付场景的同时，接入更多的商业模式，使移动支付发挥更大的作用。

### 布局互联网银行

“微众银行一小步，金融改革一大步。”今年1月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深圳考察时，前往国内首家开业的互联网民营银行——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见证了该银行的首笔贷款。

微众银行由腾讯发起并控股30%，而由阿里巴巴持股的浙江网商银行，也预定于春节后开业。

互联网银行迈出的小小一步，所依托的正是其背后互联网平台上的大数据。有专家表示，拥有数亿用户的微信和支付宝频频发力移动支付，各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在互联网银行的领地，腾讯和阿里巴巴才刚刚展开“想象的翅膀”。如今，腾讯和阿里巴巴都将移动支付的经验搬到了新的领域。据悉，微众银行未来将重点打造移动端产品。而阿里巴巴日前也在支付宝钱包推出个人征信产品——“芝麻信用”，通过身份特质、履约能力等5个维度衡量信用度，其数据大多来自支付宝本身。

“今天你抢到的红包，说不定就会影响你的信用记录。”有业内人士表示。

### 国际巨头频发力

就在国内“红包乱飞”之际，国际互联网巨头苹果、谷歌、三星也在移动支付领域跃跃欲试。

去年10月，苹果公司Apple Pay正式上线，通过带有NFC(近距离无线通信技术)模块的手机，手机和银行卡将在真正的意义上合二为一。不到一年的时间，Apple Pay已在美国移动支付领域占到1%的份额。与此同时，苹果CEO库克也同马云探讨过Apple Pay与支付宝的合作事宜。谷歌、三星也通过完善既有的移动支付手段或收购移动支付公司服务的方式频频发力，以图在移动支付市场挤得一席之地。

业内人士认为，与阿里巴巴和腾讯不同，苹果、谷歌作为终端厂商拥有强大的移动端设备，在国际化、普及性、安全性上具有优势。更重要的是，终端厂商的成功经验有可能引来国内小米、华为等智能手机生产商的效仿，从而对线上的支付宝等产生冲击。

而在春节抢红包的过程中，“外挂”的出现也再次让人们移动支付的安全性生出隐忧。有用户认为，微信作为一个社交平台，一般并不会安全退出，一旦手机丢失，就会担心网银不安全。

“就算抢红包只是个游戏，外挂的存在也影响了游戏的公正性。何况这是涉及到身家性命的真金白银，外挂凸显出了整个支付平台的不安全性。”有微信用户在朋友圈直言。

# 红包背后一盘大棋

本报记者 刘峻

## 除夕夜最乡愁

杨晓辉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了寻梦，离别故土，寻到的却是这永不淡去的乡愁。春节的脚步到了非洲，到了门前，只要轻轻一拉，最浓最浓的乡愁便扑面而来。作好了准备，迎接这最醇的乡愁，酒和乡愁，在除夕的夜晚，将融为不忍思念的狂欢。

到了相聚的时候，不似中秋月圆，天空没有星星。除夕，竟这么让海外人无所寄托。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但，总觉得被亲情遗忘，被温情遗忘，被友情遗忘。这乡愁，变得更沉重，更压抑了。

有人说，拥有乡愁是最美好的。思乡的时候，想到的是最亲的人，最好的事，最暖的情。我说，拥有乡愁是最凄美的，顾影自怜又自怜。

(作者系中国中铁埃塞铁路项目部工作人员)

## 故乡的烟火

胡刚刚

很久没有看到故乡北京的烟火了。

儿时每逢过年，我最盼望的莫过于同父母一起站在皓雪无痕的星空下，张开双臂拥抱漫天燃烧的烟火。我的眼睛无论睁开多大都不够用，往往盯着东边的一品红出了神，就错过了西边的翡翠云。本以为头顶的紫檀雾已散去，却被破雾而出的芙蓉鸟惊抱到呼吸暂停，更不要提丁香后跃出的赤金、宝蓝中绽放的橙黄、素银下微笑的胭脂、竹青间闪烁的琥珀了。看到忘情时，我会抚掌大笑，手拍冷了就伸到母亲柔软的大衣口袋里取暖，笑累了就靠在父亲强壮的肩头。风情万种的烟火在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是美的化身。

长大后，我为了生计四处漂泊，漂着漂着就漂到了地球另一边，一到年关就思念起京城的烟火来。在美国，无论是费城、还是亚特兰大，无论是新年、国庆还是圣诞，烟火场面总是冷冷清清——若大的夜空里，一枝玫瑰凋零数秒后，下一束才扭扭捏捏地登场，好不容易熬到四五朵小花同台争鸣，却已是谢幕前的华彩了。这种感觉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孩子眼巴巴地等着一锅小火慢炖的云母粥，等到火候差不多了，香味也出来了，却被告知那粥是轮不到自己吃的。每当看到身边的外国朋友为此欢呼雀跃时，我就有一种倾诉的冲动，我想告诉他们我故乡的烟火比这里要壮观百倍，可以把黑夜变得犹如白昼，把寒冬变

得犹如暖春，把现实变得犹如童话。可每次话到嘴边都被我咽了回去，因为我翻遍脑海，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单词可以形容我心中景色的绚烂，望着身畔若即若离的人群，我的懊恼与失落中又多了几分怅惘。

有时我问自己，故乡烟火的美究竟是什么呢？是妖娆的形态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用双手触摸不到？是流动的光影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用相机难以捕捉？是缤纷的颜色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用画笔不能重现？是心灵的震撼吗？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语言无法描述？直到有一天，漂泊的心疲倦了，忍不住将它小心翼翼地剥开，才发现里面只有沉甸甸的两个字——乡愁。

除夕夜在办公室加班的我给父母致电拜年，得知二老正要出门，我惊讶地问去哪儿？父亲说，家里太静了，没有过年的气氛。我们打算出城看看烟火，就像咱俩以前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忽然鼻子一阵发酸，千言万语涌到喉咙，却只哽咽出了一个“哦”字。我有多久没看过故乡的烟火了？确切地说，是有多久没陪父母共赏故乡的烟火了？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忙碌中，我过得糊里糊涂，虽然前途越走越宽，但陪伴父母的路却是越走越窄了，殊不知生命亦如烟火般经不起等待。我轻轻放下电话，也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开始查询回家的机票……

(作者系在美人)



Rabyi (左二)来自印度。临近春节，像他一样的“洋北漂”的中国年稍显孤单。